

林 行

譯文全集
23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 行

譯文全集
23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紓譯文全集 第二十三冊 目錄

璣司刺虎記 (上) 一

璣司刺虎記 (下) 一一一

黑太子南徵錄 (上) 二一一

黑太子南徵錄 (下) 三六一

西奴林娜小傳 五〇五

說部叢書

第二十集
第九編

璣司刺虎記

言情小說

卷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 本 小 說

倫理 小兒 萬里尋親記	冒險 金銀島	偵探 白巾人	偵探 車中毒針	偵探 七醫士案	偵探 寶石城	偵探 雙指印	偵探 指環黨	偵探 毒藥罇	警世 一束緣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二冊二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義俠 雙鴛侶	社會 老殘游記	社會 白頭少年	社會 蘆花餘孽	言情 媒孽奇談	滑稽 旅行述異	滑稽 化身奇談	偵探 桑伯勒包探案	偵探 多那文包探案	偵探 圓室案
一冊一角	二冊三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二冊三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序

英特之戰。英人狙於常勝。乃不期其能敗。梟將見殊。元戎受執。政府戚戚。至通款於布耳。此亦可云智盡能索之時矣。而終不之餒。再接再厲。卒奄有全洲。民主之局。遂泛是則天意使然乎。布耳驟勝而驕。英人以必勝爲止。宜乎特消而英長也。凡與大國角力。非積上下十餘年之功。訓練積儲。厚而逾。夥而逾。夥始堪一戰。然使民無怒仇之心。上無善教之方。糧械雖多。而亦無恃。布耳人多不學。惟槍技精。以獵獸者。獵人發匪不中。英人初席長勝之勢。以特人爲可侮。因之而敗。特人又踵英人之轍。以英人爲易與。亦因之而敗。須知天下無易與之國。不存戒心。無往不敗。卽存戒心。不審長計。雖倖勝而亦敗。斐洲多山而沮險。英人初來不習地利。故動爲特人所制。乃不知英人持久之心。非復布耳所及。罄無數殖民地之財力。與布耳戰。無論兵力弗及。卽財力甯及之耶。兵事旣平。英人輕鄙布耳。作爲是書。至云布耳不知算學。聚三十分令析之。但得二十六之數。則陵巖至矣。夫以天下受巖之人。其始恆巖人者。

不長慮而卻顧但憑一日之憤取罪羣雄夷子之事至今尙足寒心余譯是書初不關男女豔情仇家報復但謂教育不普內治不精兵力不足糧械不積萬萬勿開釁於外人也

皇帝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日閩縣林紓畏廬父紱

璣司刺虎記卷上

英國哈葛德著

靜海陳家麟

同譯

閩縣林紓

第一章

南斐洲東南嚮之德蘭士瓦。或名之曰特國。其地至炎酷。雖至蕭晨。而炎威仍未少卻。逾二禮拜不雨者。酷乃加甚。一日乃大酷熱。較他處尤倍。以此間多烈日。土著不以爲熱。律以他處。當加甚矣。是時並藍色之蓮花。長於渚間。爲暑風所蒸迫。亦低垂其朵。其熱乃類火山崩裂。直烘此花。狀至憔悴可憐。而夾道之草。亦垂垂且枯。道本歧出。大類女子雪膚。呈露其細筋。撲面來風。均挾沙土而至。晨興熱風卽起。至於晚中。爲勢始殺。然風至大路。輒作旋螺形。直搏沙土。上矗如柱。風土相搏。風過後。土柱尙植。徐徐始下。委於地。當旋風盛時。適有騎士。振轡衝風而過。其人頗罷茶。馬力尤瘁。夫以生人冒此暑風直前。其罷初無足異。忽見旋風斗止。而所謂土柱。亦漸漸而

委此騎士亦少停。如有所思。卽對其馬曰。旋風之起。塵猶人之居世。顧此風亦無從。知其所起。及至後。搏土成柱。復委土於地。甯不如人之擾擾耶。騎士者壯碩人也。其貌甚寢。爲年可三十許。二睛作藍色。顏色紅黃交雜。對馬言後。復鞭馬而前。曰。趣行。若遲遲者。恐今日不能面克老弗替。時馬轉斜徑。復自言曰。此路果可通彼家。路轉果見小崗阜。相距可四五英里。德蘭士瓦多荷蘭人。英人與之雜處。文野半之。稱荷人曰布耳。騎士復自言。布耳告我。此間有兩歧路。或愚我耶。然爲路幸未遠。布耳言克老弗替家在小岡之底。自大路分支至彼。爲時僅半句鐘。吾今無問其他。且前試之。語後鞭馬。馬大犇。騎士者大尉約翰尼羅也。約翰復在馬上自言曰。人生在世。其事至怪。卽以吾論。年已三十四歲。在軍隊十四年。初入伍時。尙思陞轉。今則將與田父學治田矣。蓋運命所定。不能不隨之。而趨正凝思間。仰面向高陂。斗見一非常之狀。高陂去大尉約五百碼。高陂之後。一女人跨小驪駒。力馳過陂而來。其後有絕大之駝鳥。張翼而追。鳥步可跨及十二尺。女人之馬去駝鳥僅二十碼。驪駒直向約翰

而趨。馬力本不及駝鳥。又五秒鐘中。駝鳥追及女人矣。駝鳥高飛。以雙爪踢女人下。騎約翰觀之。幾暈。方其下爪時。其聲甚厲。然幸不及女人之身。適著馬股。馬立僵於地。女立引其轡。馬復騰起。前趨。駝鳥復飛。以爪踢之。爪未及時。而女已伏身。自馬首前墜。駝鳥進踢此女。且以翅擊之。幾死。正於此時。約翰馬及駝鳥。駝鳥既見約翰。即舍女而奔約翰。然駝鳥擊人。必先從容雅步。約翰者。初未曾見。馬爲英產。亦未之見。則大驚而卻退。在理。約翰本可斂避。惟見婦人爲驚。鳥所擊。勢在不能不援。既見馬不前進。則下馬執鞭。往敵駝鳥。方約翰進時。鳥亦止步。以目側視。引頸。若與約翰點首。忽爾立張其翅。趣擊約翰。鳥進撲時。約翰疾避。而鳥爪已蹴約翰之肩。約翰復避。則左爪復進。約翰中爪立仆。則大怒。負痛騰起。以皮鞭立敲鳥頸。鳥受鞭。搖搖欲顛。約翰立前。攀其翼。駝鳥引身而轉。約翰與之俱轉。其始少徐。後乃愈促。約翰目爲之眩。眩極。立釋其手。仰跌。駝鳥立近其身。以足蹴之。顧人臥地中。鳥力不之及。或中。或虛。幸不及其要害。於是半分鐘。約翰自知必死。正於此時。忽見有人。力攀駝鳥之股。

即聞有聲言曰。君趣握鳥頸。令死不爾者。君且無倖。語發後。約翰立醒。強起。而鴆鳥則及此婦人。同顛頓於地上。約翰力前。握鳥頸。力拘之。鳥亦爭命。久之。遂死。鴆鳥既死。約翰亦僵臥如死。時鳥死。而婦人亦無動。約翰自念。鳥固死矣。此婦人亦死耶。顧頭岑岑然。竟不能起。知鴆鳥不能更起。則張目視此婦人。此婦人亦沈縣。臥於鴆鳥之背。約翰見此婦人。額廣而髻低。髮作金色。雖容色青白。而風神殊佳。口闊而不傷。其媚時。二目已閉。不能辨爲何色。然爲年似在二十上下。約翰默行而前往。執婦人。之手。搖之。似與爲禮。手作棕黃色。以掌辨之。似治工。非深居之閨秀。此時婦人已張目。作蔚藍色。絕媚。既蘇而坐。微哂。言曰。吾身見擊於鷲鳥。幾暈於心。滋媿。約翰方欲擊冠爲禮。冠已不見。即答曰。此事非奇。想馬丹爲鳥羽所擊。爲創或不至劇。婦人曰。今茲亦不之知。幸壯士爲除此害。此鳥爲吾所飼。去年死一小兒。前三日。從圈中逃出。既出。乃不知其所向。我故出而覓之。今日乃相遇於此。當去年殺一小兒時。吾力勸吾世父殺之。父美其羽毛。故不之殺。語至此。約翰問曰。密司爲克老弗替耶。女曰。

然吾女兄弟二人。吾名貝色。以狀卜之。客得毋爲大尉約翰尼羅乎。吾世父甚望君來助之治田。飼鳥。約翰指死鳥曰。飼鳥咸如此。鳥者我亦不敢從事。女笑笑時。白齒盡露如編貝。言曰。吾家所飼鳥。劣者但有此耳。他皆馴善。惟大尉來此。殊寂寞寡歡。趣此間舍布耳外。少英國人。去吾家不遠。有地瓦克司屈羅。是間多英人。舍是則寥寥然。約翰見此女。雖長自蠻荒。然吐屬至溫雅。即曰。我來卽爲君世父及君兄弟。何必別尋良伴。女曰。吾弱質無學。胡足以友大尉。吾姊璣司人至聰明。曾執業於開普敦學校。卽吾亦嚮學。特未有得。不如吾姊佳。復曰。吾馬已奔歸。或君馬亦逐吾馬俱去。惟吾二人。何由上路。吾家在慕方滕。距此尙非近。今大尉尙能步乎。約翰曰。今且試之。惟吾爲鴛鳥所蹴。良苦。時尙偃臥。語後。約翰強起。竟顛頓欲仆。二股之堅如鐵。卽曰。君家去此。又幾里者。女曰。但盡此高陂外。卽吾家。然去此尙一英里。吾創已矣。前此爲鴛鳥所擊。驚極而暈。初無大創。今愈矣。語後。跳躍於草地之間。復曰。吾股亦痛。當彼此相扶攜而行。特恐吾蒲柳之質。不足以佐君子上道。約翰笑曰。是何言者。

於是二人遂扶攜前趣。

第二章

約翰尼羅遂及貝色。相將而行。可一百碼以外。貝色曰。吾固有一語問君。幸君勿介。約翰曰。吾不汝怪也。貝色曰。君何爲至此荒寒之壤。約翰曰。是言胡由發問。貝色曰。吾思君後此必不安於此間。似君嶽嶽丈夫。又身在兵間。不足屈居荒裔。此間惟吾世父及吾女兄弟屏居。布耳之僑居者。率鄙野無文。防爲君子所怒。約翰笑曰。吾英之人。但圖得利。胡尙齷齪之苛禮。吾今且告女郎以身世。吾在軍十四年。今茲三十四歲矣。其能居軍久者。以吾從母年予我一百二十鎊。借此粗足爲生。今從母亡矣。遺產舍喪葬等事外。僅得一千一百一十五鎊。以此收其子金。年僅五十鎊。吾遂支絀。不能更處兵間矣。吾軍隊至自毛利下士。及於德班。諸軍盡歸本國。吾之羈旅於此。正以心悅是間風物。亦以歸國無資。故乞假於大帥。以一年爲期。即此一年假中。借資遊歷。並學治田。在德班時。聞一友人言。尊伯將招火伴一。同理田事。每股必

一千鎊以尊伯年高恐不及照料故託吾友先容預至是間習耕果能耕者始出此千鎊之金因是之故闐然而來來時適君爲駝鳥所困因而脫君於險貝色笑曰先生之來吾家人至欣悅而耦耕貝色言竟二人已及高陂之上卽女爲駝鳥所驅偪之來路舉目忽見一開佛耳人也土人方以手引小驪駒卽女所乘者又一則約翰騎也馬後可二十碼之遠尤有一女人隨之貝色曰馬至矣此吾姊璣司以馬來也璣司去約翰非遠約翰視此女姊骨幹瘦小髮修作旋螺其貌乃不及貝色然臉作微青色黑睛雖瘦小而甚輕盈且韶秀可喜約翰方凝視間璣司已至璣司以面視約翰謂其妹曰此客胡來貝色遂一一告璣司以狀卽引約翰爲證二人語時約翰靜立以待貝色告其姊以駝鳥兇狀璣司聞時夷然無動約翰大奇乃謂此女聞險巖事初不爲動何也更細審璣司貌雖不變而二目乃似汪然欲涕方恍然知非無情者顧面容無動而動之眼波兩兩相較似近兩歧貝色語已璣司曰脫險殊不易易然吾心亦頗惜駝鳥之死約翰聞言進曰貴女弟見阨於此畜九死一生鳥死胡爲

見惜。機司曰。我習此鳥。鳥惟吾一身飼之。他人莫能近。貝色曰。然。適死鳥服從吾姊。如狗之戀主。此事滋怪。貝色又曰。今日勿談他事。趣歸。天垂晚矣。貝色與土人作蘇嚕語曰。若治爾鞭。扶客上馬。且收其勒。此時約翰上馬。貝色亦上小驪駒。四人遂各以騎步反。未久。至一孔道。夾道皆樹林。聞犬吠聲。燈光已射出林表。知至家矣。門外抱以長廊。二人下馬。門中即聞有歡笑聲。出一偉丈夫。門次燈光已燭。見主人。軀幹似高。而年高微僂。所云高者。蓋謂其年壯之時也。髮白頂禿。雙披其肩。立於門次。爲燈所照。禿頂愈形光澤。面色已皺。尙作絳色。雙眉亦濃黑。二目耿耿有神。善而非兇。時含溫藹之氣。衣野服。靴則高筭。冠則廣簷。是人卽克老弗替也。居是間。乃大有名。面約翰曰。來者其大尉約翰尼羅乎。老夫已聞土人道大尉臨貺。今日果至。吾心滋樂。語至此。約翰已下馬。以足痛故。土人扶將而下。老人驚曰。將軍何爲荏苒至此。約翰曰。公家。駝鳥。幾殺我及女公子。吾幸誅之矣。貝色遂語老人以狀。且語且入門。老人曰。貝色。託上帝之憐。完其命。仍謝壯士匡救之力。遂命土人以牛車。取死鳥歸。取

其羽勿令爲野獸及飛鷹所飽。客旣歸坐，即出水滌其創，藥裹之。暨行赴餐房，餚已陳列。約翰覘客座，几筵地衣一一均如歐洲。牆隅置一風琴，架上皮異書無數。約翰知此書必爲璣司所讀。餐後至飽，二女中貝色歌而璣司琴。主客均吸菸斗。約翰見貝色跳舞至便利，似一無所創。而璣司調琴又似抑抑不樂。老人曰：璣司歌爲絕技，適其興趣時，乃絕宜人。卽令璣司出歌媚客。於是璣司按琴而歌。歌時音可繞梁，詞非英製。蓋歌曰：耳曼歌抑揚抗墜，悅耳醉心。歌已，約翰覺俗念都蠲，塵襟盡滌。坐而無言，厥狀似暈。俄而引目，忽見貝色旁觀，作驚訝狀。璣司雖不歌，而手尙按弦，首低髮垂，大似有冠冕加其頂上。老人曰：約翰尼羅，汝謂吾從女所歌如何？似足令人疏爽。約翰曰：此歌爲吾生所未聞。吾在兵間，聞歌亦數，不期在荒寒無人之境，竟聆雅奏。約翰語時，璣司趣回其首，容色大有所感。言曰：大尉約翰尼羅，吾今日貢醜於尊客之前，幸勿哂我。語後復曰：我將出，願客安眠，無恙。遂出。璣司旣出，老人以菸斗背指其人，似有無窮之言，不能遽出。約翰莫審其旨，亦不之問。璣司旣出，貝色亦起過。

約翰之前曰。吾爲君治臥具。能否中程。且曰。君若謂花香過穠。不適於鼻觀者。則請閉近花之窗。別開他窗。以納空氣。語後。亦點首出。臨去時。約翰以目送之。見貝色輕盈。婀娜。凌波微步而去。二女旣去。老人推酒瓷。近約翰曰。客請受火酒。於創良有所益。適客出。吾貝色於死。吾尙未鳴謝。須知此女之佳。天下固未有其匹。汝觀此女。容色旣佳。而操作復敏。一人可兼三人之力。約翰曰。二女士似非同懷。老人曰。客言良似。謂此二女不出一母。實則姊妹相去僅三歲。貝色二十。機司二十三耳。女生已二十三年。光陰逝水。卽其人之身。亦殊怪特。約翰曰。所謂怪特者。何指。老人叩其菸灰。更納新菸。徐徐言曰。君欲得二女事乎。旣與我耦耕。則不宜不達君聽。老夫今且勿言他事。吾生蓋自英倫岡比黎日郡。吾父爲牧師。初無長物。吾二十歲時。父授我三十鎊。以舟至開普敦。又自開普敦至此。已五十年。今且置吾事。先述此二女子事。方吾離家。吾母已見背。及至開普敦時。聞吾父更娶繼母。年少而多資。門地較父爲遜。旣至。復生一弟。母亦捐館。顧予與弟。消息隔絕。但聞其藉博酗酒。匪所不爲。在十二